



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著 路 远译

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

陕西人民出版社



莫斯科陀思妥耶夫斯基旧居博物馆。摄于1963年。



苏联著名雕塑家С.科宁科夫
1956年创作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雕像。



安娜·格利戈里耶芙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摄于1878年的照片。

译 序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中国读者十分熟悉的俄国作家。早在1926年，《穷人》的中译本便已出版，此后，他的主要作品被陆续介绍到中国来，影响相当深远。他一生写过三十多部作品，其中有不少篇幅浩瀚的巨著。这些作品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俄国下层社会被侮辱、被蹂躏的人们的生活，具有鲜明的人道主义色彩和强大的艺术感染力。

在十九世纪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遭遇最为独特，个性最为复杂；生前死后一百多年来，在俄国以至全世界，围绕他的创作，或褒扬，或贬抑，毁誉纷纷，论争不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价已成了文学上最复杂的问题之一。然而，即便是他的最严厉的批判者，也并不否认他那堪与莎士比亚媲美的卓越的文学天才。文学就是人学。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在全世界范围内拥有越来越多的读者，赢得日益增长的声誉，正是因为他的作品对人性的深刻的剖析，对心灵奥秘的不断的探索。他运用独特的心理分析方法，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而暴露扭曲和扼杀人性的罪恶环境。鲁迅先生在为《穷人》中译本写的引言中，曾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今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列夫·托尔斯泰一样，成为最有世界影响的俄国作家，以至西方现代主义的各个流派都竞相谬托师承，

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奉为自己的鼻祖。

本书选自苏联文学艺术出版社1964年出版的《同代人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第二卷。作者安娜·格利戈里耶芙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1846—1918）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二个妻子，从1867年到1881年，他们共同生活了十四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成果累累的第二个创作高潮期与她有着密切的关系。她聪明，认真，求实，精力充沛，有很强的实际工作能力，她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带来了尘世的幸福和物质的保障。她不仅为他建立了一个家庭，为这个渐近老境、贫病交困的人筑了一个“平静的码头”，她不仅把他从日常琐事的烦扰中，从与债权人和出版商的纠纷中解脱出来，使他有一个较好的工作环境，而且，她还用自己的速记本领实际地帮助了他的写作，大大改进了他的工作方式。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多一半都经过了她的手：《罪与罚》的最后一部分、《赌徒》、《白痴》、《恶魔》、《少年》、《卡拉马佐夫兄弟》（他将这部作品献给安娜·格利戈里耶芙娜）和《作家日记》。此外，她还是丈夫作品的第一个读者和评论者。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重视她的意见。列夫·托尔斯泰谈到她时曾感慨地说：“如果许多俄罗斯作家的妻子都能象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那样的话，他们会更好些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后，安娜为纪念他，怀着虔敬，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她在旧鲁萨创办了一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命名的学校；出版了几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集；在莫斯科历史博物馆筹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专题陈列（1928年发展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博物馆）。1906年，她发表了《有关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与活动的著作和艺术作品的目

录索引》，列入的作品达五千种。

1911年，即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三十年后，安娜开始撰写自己的回忆录，前后费时五年。当时，她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她利用了自己保存下来的60—70年代的速记笔记（1867—1868年的《日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谈话记录，以及其他家庭事件的记录），如一位饱经风霜的长者在平静地回首往事。她文笔朴素，不加修饰，以大量的事实和细节抓住了读者的心。她描写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优点，也描写了他的缺点，她是把他作为一个人来描写的。当然，安娜在述及社会和文学活动时是显得有些简单和表面化，然而，她的回忆的可贵之处却在于为我们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特别是他的家庭生活提供了可靠和丰富的资料，使我们得以认识一个作为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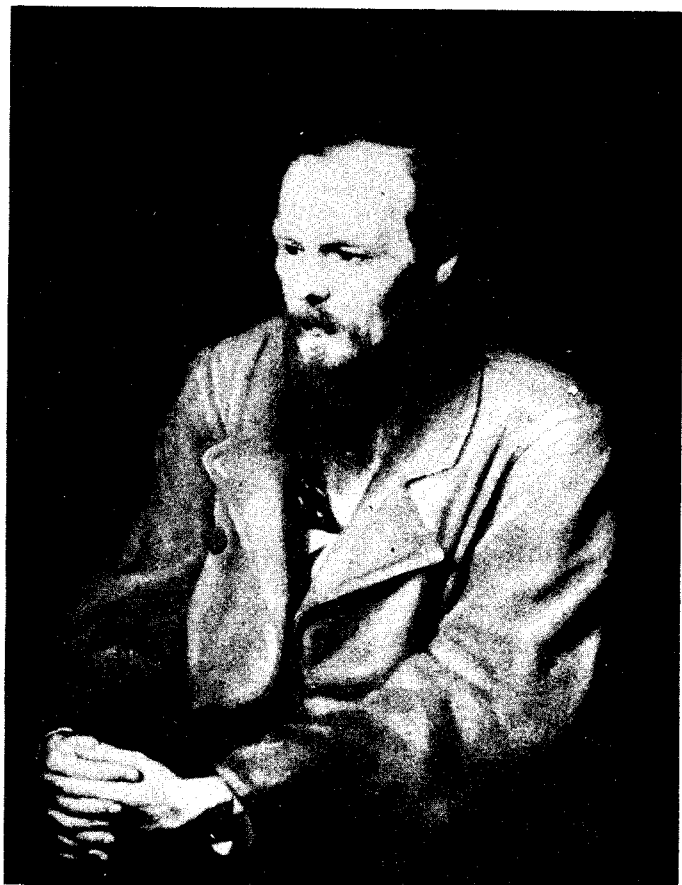
安娜的《回忆录》收入《同代人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时，编者舍去了她对自己童年、少年时代的回忆，以及叙述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以后其个人活动的有关内容，只保留了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密切相关的部分，并作了许多必要的删节，且根据保存在苏联列宁国家图书馆的手稿进行了校订。译者依照原文，凡删去的地方，均用“（……）”表示。文集还收入了安娜1867年的部分日记，译者将其译出作为本书的附录。在这些日记里，年仅二十岁的安娜真实地记述了他们新婚之后在国外度过的那段难忘的日子。读者可以从中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怎样被疾病和贫穷折磨，可以体会到他们的喜怒哀乐。当然，读者也一定会发现，安娜也好，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好，他们在《日记》中的形象要比在《回忆录》中生动得多，鲜明得多，也真实得多。另外，文

集的编者还对《回忆录》和《日记》作了大量的注释，译者根据需要，译出其中大部分，与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原注以及译者注一起附在每一部分的末尾，供阅读时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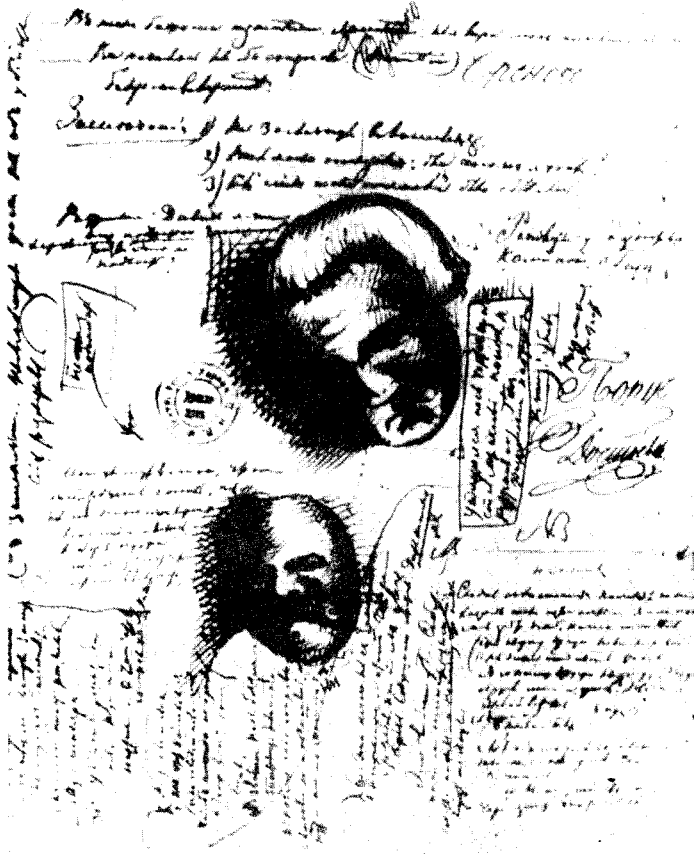
去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一百周年纪念。近几年，陀氏主要作品的中译本纷纷重版，人们争相购阅，这说明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中国读者心目中地位之高。作为这位伟大作家的一名热心的读者，我译出了这本小册子，目的在于帮助和我一样的文学爱好者进一步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加深对他那充满矛盾的复杂个性的理解，进而读好他的作品；同时，也是向这位探索人类心灵奥秘的文学巨匠表示自己一点真诚的敬意。

路 远

一九八二年七月于西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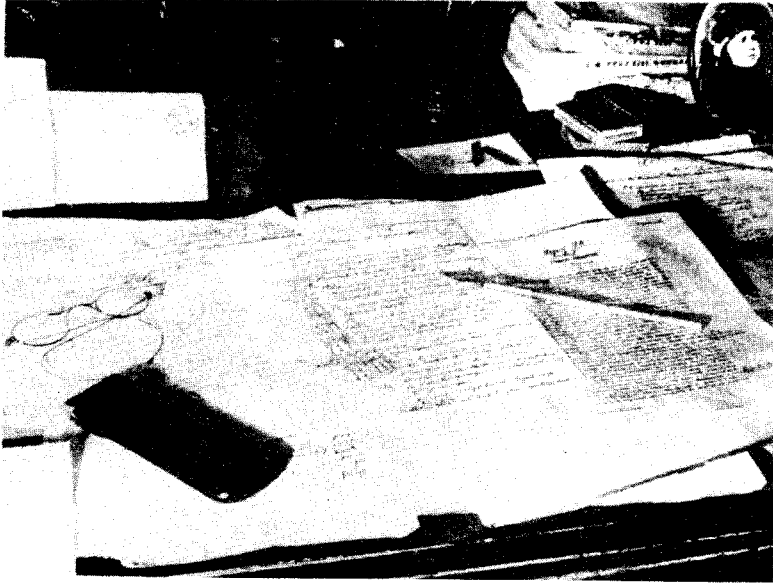
俄国著名画家佩罗夫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画的那幅著名的肖像画。油画。1872年。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记本中《罪与罚》的一页手稿。



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1916年摄于莫斯科历史博物馆陀思妥耶夫斯基陈列室。室内陈列的是她赠给该博物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遗物。



莫斯科博物馆保存的一张陀思妥耶夫斯基用过的桌子以及某些文房用具。桌上的那支钢笔是作家最心爱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和《作家日记》的许多篇幅就是用这支钢笔写成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在旧鲁萨避暑时居住的房子。现在该别墅已改建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博物馆。摄于1881年。



陀思妥耶夫斯基书房一角。沙发上方就是书中提到的《西斯廷圣母像》的照片。作者就是在这个沙发上度过他生命的最后时刻的。摄于1881年。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桌。这是在他彼得堡的最后一处住宅里。摄于1881年。

目 录

译序	(1)
一、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识和结婚	(1)
二、在国外	(49)
三、回到祖国	(97)
四、他的最后一个创作高潮期	(120)
五、他生命的最后一年	(148)

附录:

1867年日记摘抄

一、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识和结婚

1

1866年10月3日，晚上七点钟左右，我和往常一样，来到第六男子中学听速记教师巴·马·奥利享讲课。我走进教室时，课还没有开始：人没有到齐。我坐到自己的座位上，刚刚翻开笔记本，奥利享就朝我走来，在我身旁的凳子上坐下，对我说：

“安娜·格利戈里耶芙娜，您愿意得到一个速记员的工作吗？有人委托我给他物色一个速记员，我想，您也许会乐意担任这项工作的。”

“我当然乐意，”我回答，“我早就想有一个工作的机会了。不过我担心，我的速记水平能不能胜任所要担负的工作。”

奥利享叫我放心。按照他的看法，这项工作并不要求很高的书写速度，我目前的水平已经完全可以胜任了。

“到底是给谁作速记呢？”我忍不住问道。

“给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现在正忙着赶写一部新小说，打算请个速记员帮着他书写。陀思妥耶夫斯基估计，这部小说大约有七个大幅印张，他准备为全部工作付五十卢布酬金。”